

論文

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傳藏經過與寫繪年代考

盧雪燕*

摘要

分藏於臺北故宮（卷一），與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卷二）的《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二卷，是今日可見唯一一部手寫彩繪插圖本的古代「千家詩註」，其中卷一本，在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間，為北平北海圖書館購入，先存放在北海館，1931年遷入文津街新館的善本甲庫，1934年南遷上海，1941-1942年間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1965年年底運返臺灣，1968年進故宮寄存，1984-1985年間正式入藏故宮。卷二本則應在1951-1959年之間入藏北京圖書館。兩卷皆出自明代內府寫繪，年代就版式，以及為格勻線直，先在行線上下扎針孔所留下的痕跡，再加上卷末附繪的補白飾物風格判斷，至少不早於明中期（15世紀晚期）以前。

關鍵詞：《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明內府寫本、彩繪古籍

Investigation on the Time of Circulation and Writing of *A Children's Reader of Poems from One Thousand Authors*

Lu, Sheue-Yann

Abstract

The two volumes of *A Children's Reader of Poems from One Thousand Authors* are collected separatel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Volume 1)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Volume 2). It is the only handwritten and coloured illustrated edition available today. Ancient *A Children's Reader of Poems from One Thousand Authors*, one

*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研究員。

編按，本篇期刊論文印刷為黑白版本，歡迎至本館刊資料庫下載電子全文彩色版以利閱讀。網址：<http://digarc.lib.thu.edu.tw/thulibm/>

volume of which was purchased for Beiping Beihai Library between July 1928 and June 1929. It was first stored in Beihai Library, and in 1931 it was moved to the rare book library in the new building on Wenjin Street. Then, it move south to Shanghai in 1934, and transported to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for storage in 1941-1942, It returned to Taiwan at the end of 1965, sent to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1968. The second volume should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e Beijing Library between 1951 and 1959. Both volumes were handwritten and painted by the court in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Keywords: *A Children's Reader of Poems from One Thousand Authors*,
Ming Dynasty court Handwritten edition , ancient coloring book

一、前言

明代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二卷，分藏於臺北故宮（卷一，七絕本），以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京圖館，卷二，七律本）。¹1998 年，京圖館藏卷二本首度以善本再造，原寸原樣方式複製出版，為完璧殘帙，分享讀者，故宮繼於 2010 年，採相同高仿方式，授權世界書局出版卷一本。2015 年，兩儀文化公司分別取得兩館授權，合二卷為一部，除合璧此天涯孤本之外，亦委由東方寶笈公司，採珂羅版印刷重新精印，進一步呈現原帙濃豔重彩、細膩精巧的工筆插畫風格！

因應三次出版，故宮馮前院長明珠、京圖館李致忠先生，先後就各自館藏，撰文推介，如下：

（一）、〈影印明內府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跋〉²

（二）、〈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注》典藏源流〉³

¹ 或稱卷上、卷下，由於未見複本，故視臺北故宮及京圖館所藏是為同一部之上、下分冊。

² 李致忠：〈影印明內府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跋〉，收入（宋）謝枋得：《影印明內府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附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頁 1-7。

(三)、〈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再造記〉⁴

(四)、〈序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⁵

(五)、〈序二 合璧精印《明解增和千家詩註》〉⁶

除敘說三次出版因由、經過之外，四推介文內容亦旁及以下：

1. 「千家詩」名稱的出現、流傳、普及，進而成為童蒙教材的經過。
2.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二卷本（七絕、七律），雖可能先是由南宋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生卒年不詳，1253-1258 年間舉進士），在劉克莊（1187-1269）編《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基礎上精選七絕、七律而成，但迄明時，又繼續由明人刪潤始成今貌。
3. 兩館《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典藏源流。
4.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製作風格，以及與一般刊行本在外觀上的差異及特殊之處。
5.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應係明內府在萬曆年間（李文），或嘉靖至萬曆年間（馮文）製作，為皇子皇孫等在內書堂讀書時備用。

四文基本上已經完整介紹《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之大概，不過或許因為分藏兩岸，又或許紙質、油墨、色彩等不易重製，因此，高仿書籍依舊存在著原件細節無法盡展的遺憾，因此，馮、李二人觀點有些微出入（例如典藏來源），再加上楊訥（1935-2019，京圖館研究人員），作〈何來“太子讀本”，讀《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一文，⁷強烈質疑此帙不但不是李文所說的，是張居正（1525-1582）遣人為萬曆皇帝（1563-1620）幼

³ 馮明珠：〈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典藏源流〉，《故宮文物月刊》第 324 期（2010 年 3 月），頁 8-13。

⁴ 馮明珠：〈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再造記〉，《故宮文物月刊》第 385 期（2015 年 4 月），頁 118-127。

⁵ 馮明珠：〈序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收入（宋）謝枋得：《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頁 4-9。

⁶ 李致忠：〈序二 合璧精印《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收入（宋）謝枋得：《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頁 10-13。

⁷ 楊訥：〈“何來太子讀本”，讀《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檢自：

https://www.sohu.com/a/192873168_523187，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25 日。

時讀書所備用，甚至認為根本不可能出自明內府，其真實情況如何，著實令人費解。

筆者任職故宮多年，有幸目見《明解增增千家詩註》卷一本原件外，亦得窺見故宮典藏多種明內府寫（繪）本，因之撰文再敘一、二。文章先蒐集相關著錄，繼而舉前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書冊鈐印之例，利用相關史料，分述兩卷《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入藏京圖及故宮之傳藏經過，最後則就原件版式、外觀裝潢，卷末補白飾物小圖等，探索其寫繪年代。

二、卷一本傳藏經過

關於《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卷二本，李致忠先生認為兩冊都可能是清宮散出，然後經過不同形式的改裝後，再流入前京師圖書館、前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圖」），故宮卷一本先入了今日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後南遷、赴美、歸臺；而卷二本也應該在 1933 年以前，就已經進了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否則趙萬里（1905-1980）無從將之著錄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通稱《北平圖書館善本甲目》）。⁸

以上李致忠先生說法，筆者並不完全認同。實際上不管是卷一，還是卷二本，從來都沒入藏過前京師圖書館，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裡所著錄的：「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即故宮現藏的卷一本，為便於說明，先將相關著錄整理如表一。

表一

	題名	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
1.	千家詩	四、採購 本年度本館所購藏之中文書籍，其數量雖較去歲略減，然精美則有過之，茲就刻本、抄本二類舉其瑩瑩大者如次 (一) 刻本…	《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度報告》（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 ⁹ 1929 年 頁 8-10

⁸ 李致忠：〈序二 合璧精印《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頁 12-13。

⁹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年度報告（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 年），頁 8-10。

		(二) 抄本 (甲) 明抄 本年度收得之明抄本，以《永樂大典》寄字韻等七冊，及繪圖精鈔本之《千家詩》為最珍奇，此外如綠格本《寶文堂書》及《太祖實錄》、《宣宗實錄》，仁廟宣廟《聖政記》等亦今日絕無僅有之秘籍也。	
2.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卷存一卷	宋謝枋得輯 明抄本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¹⁰ 卷四 集部 頁 68 1933 年
3.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存一卷	宋謝枋得註 明朱絲欄鈔本 附圖彩繪一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¹¹ 頁 261 1969 年
4.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宋謝枋得註 明鈔本附圖彩繪存一卷中圖 1182 存一卷	《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上冊 ¹² 頁 685 1971 年
5.	明解增和千詩註一卷 一冊(北圖)	明鈔本 [九行十五字(9.5+16.5*17.3)] 原題：“宋名賢謝疊山註。”按疊山名枋得，註謂卷內《釋義》也。詳《釋義》所舉地名，乃出	《中國善本書提要》 ¹³ 頁 435 1983 年

¹⁰ 趙萬里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 年），卷四集部，頁 68。

¹¹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年），頁 261。

¹²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全二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 年），頁 685。

¹³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附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435。

		於明人之手，蓋託之枋得也。書題“明解”二字，當指《釋義》；“增和”者，謂所選之詩，均為增一首和詩也。和詩錄於上欄，又於上欄為每詩繪一圖，顏色鮮明，極為工緻，可與歐洲古寫本書顏色相媲美。余所見此類有色插圖書，在佛家有…（原稿缺—編者），在道家有《徐仙翰藻》，然均不及此本之精，劉若愚《內板經書紀略》有《千家詩》一本，四十四葉，當較此本多一部或數倍。[是書後題卷一，當尚有卷二，似未完。]或此本又從該本選拔最易背誦者。原本無序跋，其詳不得知矣。余兒時念《千家詩》，多在此本內，非余所念本就此本增輯，即此本從余所念選出者也。[內缺十一、二十九兩葉。]	
6.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宋謝枋得輯 明抄彩繪本 一冊 上圖下文紅格存一卷 11747¹⁴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1987 年（收 1910-1986 年陸續入藏之古籍善本書）頁 2757
7.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存一	編號：平圖 009591 著者：（宋）謝枋得註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¹⁴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年），頁 2757。

¹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善本古籍》係故宮近年根據舊有書

	卷	版本：明 數量：一冊	¹⁵ 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668988799
--	---	---------------	---

《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上冊，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著錄的《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存一卷》（表一序號 3、4、7）毫無疑問，指的當然是故宮今藏的卷一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表一序號 6）指的是今藏京圖館的卷二本，但《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度報告》的「千家詩」（表一序號 1）、《中國善本書提要》（以下簡稱《提要》，表一序號 5）、《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表一序號 2）的「存一卷」，究竟是卷一，還是卷二？

《提要》載示《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典藏地是為「北圖」，¹⁶但從「是書後題卷一，當尚有卷二，似未完」，「內缺十一、二十九兩葉」的敘述可知其敘述者定是卷一，¹⁷因為卷二本並沒有缺葉，而從文末所提到的重彩插圖本《徐仙翰藻》判斷，也能推其所敘是為卷一，其原由是故

目資料等建置，資料庫含簡目及詳目，另《千家詩註》已完成後設資料，以及全圖文拍攝，可線上閱讀。有關本書的後設資料如下：「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頁二六一。書目版本舊作『明朱絲欄鈔本』。版式，四周雙欄，版心白口，版面上欄附圖彩繪，雙魚尾，中縫中記增和千家詩卷幾及葉次。行格，九行，大字十四字，小字夾行，小字二十八字。收藏印記。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方。正文卷端題，宋名賢、謝疊山註。排架號：53。」檢自：

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ID=519&SECU=2132155844&PAGE=rmeta/rbmeta/2ND_rbmeta&VIEWREC=rmeta:0@@@585118277#JUMPOINT，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¹⁶ 《提要》收錄的善本典藏地，包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三館。另國立北平圖書館在 1942 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45 年抗戰勝利後復名，1950 年 3 月再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51 年 6 月更名北京圖書館，故提要稱之「北圖」。另筆者比對幾部平圖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現藏臺北故宮的書籍，《提要》皆列北圖。

¹⁷ 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卷二本，二十四葉俱在，臺北故宮典藏的卷一本則缺損十七下半葉，十八全葉，十九上半葉，以及二十八全葉。

宮不但藏有《徐仙翰藻》一冊，¹⁸其來源更同《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甚至還一併裝在赴美書籍的第 53 箱裡，王重民（1903-1975）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拍攝寄存書時，肯定是見過的，¹⁹因此也才留下「余所見此類有色插圖書，在佛家有…（原稿缺一編者），在道家有《徐仙翰藻》，然均不及此本之精…」的筆記。

故宮藏卷一本，是 1934 年起，平圖移運珍貴館藏到上海租界避難的眾多書籍之一，但是否是趙萬里（1905-1980）主筆，1933 年出版，代表平圖善本甲庫目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以下簡稱《趙萬里目》，卷四集部，表一序號 2）裡記錄的那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平圖」，原國立京師圖書館 1928 年 7 月更名而來，隔年 8 月 30 日，依照教育部會所訂合組辦法，以及圖書館委員會組織大綱，聘蔡元培（1868-1940）等九人組成委員會，8 月 31 日接收平圖及北平北海圖書館，由於當時新館尚未落成，因此，原國立京師圖書館改名的平圖中海館稱「第一館」，原北平北海圖書館的北海館，²⁰稱「第二館」。

1931 年 6 月，圖書館新建築落成（今文津街館），原第一館、第二館館藏陸續遷入，二館善本因之「萃於一館」，²¹大規模整編勢在必行，《趙

¹⁸ 故宮今藏《徐仙翰藻》（平圖 009592）殘卷一冊，京圖館亦典藏殘卷五冊，此應屬 1942 年，由上海運回北京之書籍。以上參見俞涵青：《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目錄》，收入《書目類編》（臺北：成文書版社，1982 年，據 1943 年排印本影印），輯 114 冊 21，頁 8942。

¹⁹ 王重民，1927 年任職北京圖書館，擔任編目科科員，臺北故宮、中央圖書館兩館館長蔣復璁（1898-1990），以及編寫《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趙萬里，皆是當時的編目科科員。王重民 1934 年赴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1939 年由法赴美，兩年後平圖善本（二萬餘冊），從上海秘密運往美國國會圖館暫存，王氏受邀整理此批書籍，除拍攝微卷外，每閱一書，即寫提要一篇，1947 年，始返回平圖述職。《中國善本書提要》一書，係由王重民妻劉脩業（1910-1993）等整理王重民遺稿所出版（1983 年），因此誤將王重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期間見到的《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視為北圖的卷二本，不過王重民在 1947 年以後返回北平後，直至去世以前，一直任職在北京圖書館，因此不知其是否曾在 1947 年以後見過卷二本。

²⁰ 該館 1926 年成立，初名北京圖書館，1928 年因北京改名北平，改北平圖書館，但又因與前身是國立京師圖館改名的北平圖書館同名，故又改稱北平北海圖書館。

²¹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二十年六月）》，收入《清末民國圖書館

萬里目》基本反映了兩館合併，且經整編後的館藏善本全貌，如表一列，該目已著錄《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但僅「存一卷」，南遷上海書籍係由善本甲庫裡選出，因此故宮藏卷一本應即《趙萬里目》著錄的「存一卷」，換言之，其入藏平圖年限則可再往前推至 1931 年，趙萬里開始在新館整理善本初期。

綜合上述，表一序號 2、3、4、5、7 的《明解增和千家詩註》都是卷一本，序號 6 是卷二本，那麼序號 1 的《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度報告》記錄的，館方曾在 1928 年 7 月至 1929 年 6 月間，購入一部「最為珍奇」的「繪圖精鈔本之千家詩」，是否也是卷一本？答案也是肯定的。

北平北海圖書館與由國立京師圖書館改名的「平圖」，合併在 1929 年 8 月底，同年 6 月以前購入的「千家詩」，按說應由北平北海圖書館，依一般公眾圖書館慣例，鈐上代表「北京圖書館」（或北平北海圖書館）的收藏印始合情理，²²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筆者查檢北京圖書館第一至第三年的年度報告裡，所記錄的購入善本（部份），²³目前典藏在故宮的書籍後發現，這些書上都沒有任何代表「北京圖書館」或「北平北海圖書館」的印記，反倒是每部書上都鈐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小朱方（如表二）。

按表二，筆者大膽推測，1926-1929 年間，「北京圖書館」新購善本之時，並沒有在書冊上蓋上公藏章，但為何每書皆鈐「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

史料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據國立北平圖書館 1934 年排印本影印），輯 22 冊 6，頁 412。

²² 京師圖書館籌備期，即已在館藏書籍鈐「學部圖書之印」，後陸續出現「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京師圖書館藏書記」、「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等館藏章。

²³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一年度報告（十五年三月至十六年六月）》（北平：北平北海圖書館，1928 年），頁 8-9；北平北海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二年度報告（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六月）》（北平：北平北海圖書館，1929 年），頁 7；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度報告（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 年），頁 10。

表二

	年度報告記錄購入部份 善本	故宮文物統一編號	鈐印
第一年	《隆慶鈔本封氏聞見記》	平圖 013056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明鈔本劉隨州集》	平圖 009338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內府鈔本宋遺民錄》	平圖 005803-05808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嘉靖刊本皇明太學志》	平圖 009177-09186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第二年	《天一閣舊鈔本福建永春縣志》	平圖 008579-08582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第三年	《綠格本寶文堂書目》	平圖 010699-10701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太祖實錄》(明抄本)	平圖 003955-03984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宣宗實錄》(明抄本)	平圖 004027-04043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等多方
	《仁廟宣廟聖政記》(明抄本)	平圖 004309-04330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是為筆者所見故宮「平圖」類善本之中，最常出現的印記，觀察此印在書上的位置發現，若僅一印，則多見鈐在首葉右下緣，若有多方印記，則常見鈐於其他印記（藏書家印）之上，此即說明該印鈐入時間應晚於其他，還有，從該方印記往往與「學部圖書之印」、「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京師圖書館藏書記」、「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等，代表原京師圖書館系統的公藏印兩兩並鈐的情況推測，²⁴

²⁴ 筆者查檢故宮典藏文物統一編號—「平圖」字碼書籍發現，屬於近代公藏性質的藏

趙萬里等大規模整編（1931 年）兩館合併後善本同時，必然也一併在書上蓋上「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的新館藏印才對，而其時間點應在 1931 年，書籍遷入新館以後。

再看卷一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實際情況。

此書採包背裝，藏青軟紙質書衣，書中附夾箋一紙（文字說明《千家詩》內容大概），²⁵最末框欄外記「共二十八頁」字樣（應係後人補入）。

除在卷首、卷末見鈐「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方小印（漢文，陽刻，篆字，每邊 2 公分。）外，再無其他，而如前面曾提及的，卷一有缺葉（原書應有三十一葉），²⁶但卻書葉併連，因此，不論從書冊外觀，或是內葉，甚至配有「北京復盛齋王記」製作的金絲楠木書匣等判斷，²⁷卷一本定然經過精細裱修，始成今貌，但關鍵是何時所為？（圖 1-2）

在筆者所見故宮典藏原平圖善本之中，配有金絲楠本書匣的書籍不算少，除宋、元本之外，明代抄本也相當多見，表二《劉隨州集》、《綠格本寶文堂書目》（筆者按：都是明抄本，但入藏北京圖書館時間不同）所配置的木質書匣，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本書匣的款式幾乎一模一樣，由此可知大量送裱書籍，應該也是平圖整編善本的經常性業務之一，²⁸因此，《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本的裱修時間，極可能在 1931 年，遷入新館之後。（圖 3）

書印，最常見的莫若「學部圖書之印」、「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京師圖書館藏書記」、「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以及較少見的「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還有僅見於《吳中水利全書》中的「北京圖書館藏」印記。以上詳參盧雪燕：〈談所見故宮現存清內閣大庫遺書中的公藏印〉，《故宮文物月刊》第 429 期（2018 年 12 月），頁 78-87。

²⁵ 此說明夾箋上印有「榮寶」字樣，推測應該是北京榮寶齋印售的紙箋。另包背裝，藏青軟質書面係裱裝新貌。

²⁶ 有關缺損「詩」，參見曾紀剛：〈《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篇次詩句表〉，收入《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頁 18-27。

²⁷ 此木匣無「北京復盛齋王記」字樣，但因其款式與其他火燒印記的木匣相似，故推也是該裝裱店製作。

²⁸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 18 年 7 月至 19 年 6 月）裡所附之「經常費收支對照表」，已列有「善本拓片裝潢費」一項。



圖 1 宋 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
註存一卷》之封面（封面因已改裝成
藏青書面，因此平面拍攝後，似一黑
色圖面）明朱絲欄抄彩繪本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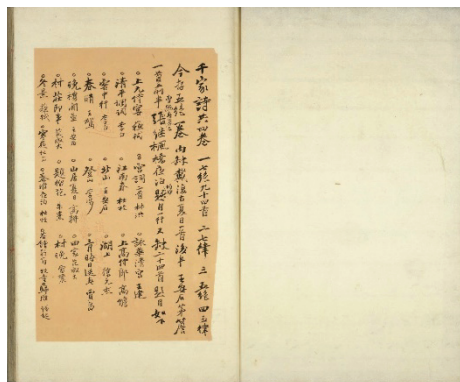


圖 2 宋 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
註存一卷》之夾箋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平圖 009591

除表一列述的書目之外，筆者也遍查前「京師圖書館」自成立以後，陸續編成的館藏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繆荃孫，1910-1911 間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江翰編，1913 年，有手稿及鉛印本兩種）、《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夏曾佑主編，1916 年刊，鉛印本）、《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張宗祥，1919-1921 間編，筆者所見為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藏手抄改編本，以及上海圖書館藏手抄本），皆無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相關著錄。



圖 3 宋 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之函套+書冊+「國立北
平圖書館收藏」鈐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591

至於北京圖書館系統（即後來的北平北海圖書館），除《北平北海圖

書館第三年年度報告》有紀錄外，其餘涉及北京圖書館早期藏書，或是兩館合併後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或是 1929～1934 年間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國立北平圖書館概況》，甚至是《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²⁹等附錄的「入藏書目」、「書志」、「展覽書目」、「館訊」等等，³⁰也都完全沒見到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相關著錄。即便不列入善本，但反映北平圖書館普通古籍之《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1935 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1937 年）也一樣查無著錄。

總結上述，《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年度報告（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頁 10 記錄的新購「明抄」本「千家詩」，就是故宮今藏的卷一本。北平北海圖書館在民十七至十八年間購入後，先是存放在北海館，1931 年遷入文津街新館的善本甲庫並重新裱裝，1934 年南遷上海，1941-1942 年間運往美國，1965 年年底運返臺灣，1968 年寄存故宮，1984-1985 年間正式入藏故宮。

三、卷二本傳藏經過

上文已清楚交待卷一本的傳藏經過，但卷二本是否如李致忠先生所言，也在 1933 年以前入藏北平圖書館？或是馮明珠前院長說的，應該是 1926 年北京圖書館成立之後入藏，但與平圖合併後，未為趙萬里所知而未編入善本書目，以上筆者認為可能性都不大。

正如前述，不論是京師圖書館系統、北京圖書館系統，或是合流後

²⁹ 「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1928 年 5 月出第一號，初名「北京圖書館月刊」，1928 年 9-10 月改名「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1930 年 1-2 月起改名「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1937 年 2 月出最後一號。

³⁰ 例如：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5 卷第 5 號（1931 年 10 月），頁 59-67。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4 卷第 5 號（1930 年 10 月），頁 75-124。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志〉，《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4 卷第 1 號（1930 年 2 月），頁 105-118；第 4 卷第 4 號（1930 年 8 月），頁 115-120；第 4 卷第 5 號（1930 年 10 月），頁 63-74。

的國立北平圖書館相關書目，所見著錄都只是故宮今藏的「存一卷」，筆者未曾見過卷二原帙，不知其外觀，³¹但合璧本高仿書籍可見在題名下方，以及最末卷題下方，各鈐「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一枚，此印之確切大小，筆者無從知曉，但對比一樣原尺寸出版的卷一本，³²卷題下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顯然小了一些。（圖 4）



圖 4 宋 謝枋得註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卷二）卷首
+「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有關「北京圖書館」藏印，筆者僅見故宮今藏明刊本《吳中水利全書》（平圖 008962-008977），鈐有每邊 2.7 公分的「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漢文，陽刻，篆字），比「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小朱方的每邊 2 公分還大，因此，該印顯然不是《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的那方「北京圖書館藏」印，更何況兩印的「圖」字也明顯不同。（圖 5）

³¹ 李致忠先生說此本「封面為黃綾線裝」，筆者所見明內府書籍有原裝，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可能經由清宮裱修，故說卷二「黃綾線裝」，未必是明內府原裝。另卷一本的包背裝，藏青軟質書面，屬於新的裱裝，因此無法做為判定是否出自明內府寫繪的依據。

³² 合璧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外觀尺寸確實與原書沒兩樣，但實際上因為天頭、地腳、脊背的留白較小，所以版框比原件大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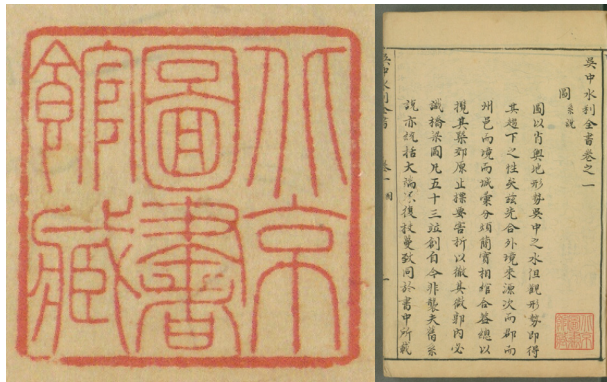


圖 5 明 張國維撰《吳中水利全書》之卷首葉+「北京圖書館藏」鈐印
明崇禎 9-10 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8962

《吳中水利全書》除鈐「北京圖書館藏」印外，實際上也鈐「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³³此恰印證前述，不管是中海館，還是北海館原藏的善本，在進入「善本甲庫」之後，皆可能再鈐新的館名藏書印的推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既無「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也無三〇年代以前著錄紀錄，那麼就應該不大可能如李、馮二人言，1933 年以前入藏平圖，那麼，何時入藏？³⁴

北京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前身，其創建實在是因為原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基會」），在 1925 年 10 月，與教育部合議，擬取原京師圖書館書籍，建新館度藏，成立一全新的「國立京師圖書館」的議約未獲履行，故而在隔年三月，就原北海慶宵樓一帶圖書館籌備處獨立創辦，³⁵1928 年 7 月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圖書館隨之改名為北平圖書館，但又因為與國立京師圖書館（1926 年 10 月由京師圖書館改名）改名

³³ 「北京圖書館藏」朱方，鈐在卷題之下，「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方，鈐在「序」之下。

³⁴ 馮明珠：〈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再造記〉、〈序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兩文皆附之「北京圖書館館藏」印，實為故宮今藏《吳中水利全書》那顆較大的印記，非卷二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那顆較小的「北京圖書館藏」印。（本資料係由筆者提供予馮前院長，今藉此更正。另馮前院長推測卷二本在 1926 年以前入藏北京圖書館，應係根據筆者先前提供之錯誤資訊所致。）

³⁵ 1925 年 11 月，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成立，聘梁啟超（1873-1929）為館長，並租用北海慶宵樓一帶，提供原京師圖書館部份職員組織「國立京師圖書館籌備處」。

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同名，為避免混淆，繼而又改稱作「北平北海圖書館」，所以「北京圖書館」之名，在 1929 年以前，實際上僅使用大約兩年多一點（1926 年 3 月 1 日至 1928 年 7 月），而如前述，三〇～四〇年代，平圖僅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本，今即便卷二本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但也不可能是 1926-1928 年間入藏，更何況此方印記與《吳中水利全書》的那方「北京圖書館藏」印記有所區別！但究竟是何時入藏今北京國圖的呢？

「北京圖書館」館名，除中基會創辦初期使用之外（1926-1928），其後再被使用，已經是 1951 年 6 月以後了，³⁶《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既鈐「北京圖書館藏」印記，那麼入藏時間會不會也在 1951 年 6 月以後？

卷二本的「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鈐記，實際上也普遍見鈐於今京圖館收藏善本之中，以筆者手邊可得之《子海珍本編圖錄》為例，³⁷統計其所收錄的 213 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書影裡（全書收 300 部書，300 幅書影），就發現有 51 部書鈐有類似印記，而其中還未扣除非選錄卷首書影的古籍。³⁸仔細觀察這 51 方小印的位置，其實也跟「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差不多，同書若僅一款藏書印，則鈐在卷題下方（卷末亦鈐一印），若多方，則往上，或往左、右，鈐蓋在版面空白處。

³⁶ 國立北平圖書館曾在 1942 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45 年抗戰勝利後復名，1950 年 3 月再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51 年 6 月回歸為「北京圖書館」，1998 年起更名「國家圖書館」。

³⁷ 劉心明等編：《子海珍本編圖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此書亦收有鈐「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朱方（例如：頁 135，《大六壬金櫃經》），以及「北京圖書館藏」朱長，頁 155，《絳帖平》，還有該書書影未必是卷首，故亦未能完全判斷是否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

³⁸ 古籍藏書章一般鈐印在卷首題句之下，但也有例外，《子海珍本編圖錄》選錄古籍書影有時並不是卷首葉，因此無法判別該書是否鈐有藏書印記。

另，筆者還在《鵲冠子解》書影的卷題葉上，見到除「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外，還有滿漢文「翰林院藏」大朱方（即書源自清翰林院舊藏），³⁹這種情況，在故宮今藏鈐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印的書籍之中，也是看得到的，依此邏輯，筆者推測，「北京圖書館藏」印記，極可能在 1951 年 6 月，「國立北京圖書館」又改回「北京圖書館」以後，館員整理館藏時統一鈐入，⁴⁰因為不論新入藏，或原舊藏，皆鈐此印，正如 1931 年，趙萬里等在中海館、北海館舊藏遷入善本甲庫時，鈐上新館印一般。（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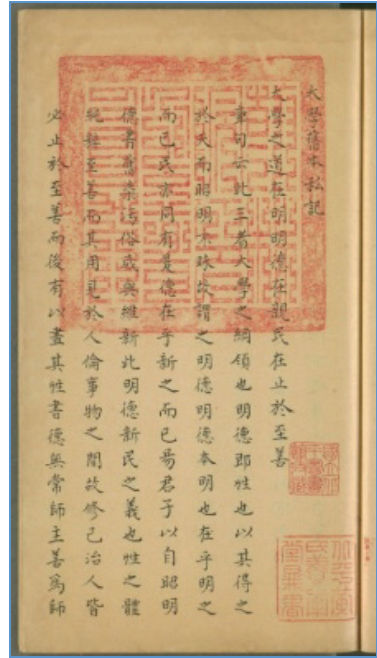


圖 6（清）李光地撰，《大學舊本私記一卷》之卷首葉+「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小朱方+「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朱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0648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既鈐「北京圖書館藏」印，即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情況是早在 1951 年以前即入藏，但未被列為善本，直至 1951 年後始提入善本，然後鈐上印記，另一種情況是 1951 年後才入藏，究竟如何？必須再從兩書目紀錄說起。

《趙萬里目》之後，「北京圖書館」出現兩善本書目，一是 1959 年出版，由趙萬里、冀淑英（1920-2001）編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一是 1987 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並未出現在前目，但已經載錄在後目裡，「書號」—11747，如表一序號 6。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主要收 1949 年以後的新入藏，以及 1937-1948 年入藏善本，該目既然未收《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那

³⁹ 劉心明等編：《子海珍本編圖錄》，頁 192。清翰林院舊藏書籍，與內閣大庫舊藏書籍一樣，都是清末京師圖書館成立時的基礎典藏之一。

⁴⁰ 但未曾見到「北京圖書館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二朱方並鈐的例子。

麼就說明 1959 書目出版之前可能尚未入藏，而 1986 年開始編輯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已有著錄，則證明 1986 年以前已入藏，換句話說，卷二本在 1959-1986 年間入藏北京國圖，此與前述因「北京圖書館藏」小朱方鈐印，而推測在 1951 年 6 月以後入藏的說法並不抵觸，但奇怪的是「11747」書號的問題。

假若書號「11747」代表的是入藏的流水號，筆者在號稱收 1937-1948 年，以及 1949 年以後，1959 年以前入藏書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見到好些比《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晚入藏的書籍（即流水號在後），⁴¹《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既然收比《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本晚入藏的書籍，不就表示其應早於 1959 年入藏今京圖館？如是，那麼入藏的時間點則可再縮限為 1951-1959 年之間。⁴²

四、寫繪年代考

李致忠先生以《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朱絲欄版式、加厚皮紙等，有若嘉靖副本《永樂大典》，而其他又如為格勻線直，先行在行線上下用針扎孔，所遺留的「針孔」痕跡，也同樣見諸《永樂大典》，再加上開本宏大，用黃綾做書面（卷二本），使用昂貴礦物顏料作畫，繪圖、飾色風格類似被審定為明萬曆時內府楷寫插圖本—《補遺雷公炮製便覽》⁴³（中國中醫科學研究院圖書館藏）的附圖等種種原因，判定絕非一般坊間之物，其出自內府無疑。

故宮馮前院長同樣也認為《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朱絲欄框版式，以及精巧的繪圖，上等的紙、墨、顏料等，認為應非一般坊間刊物，而

⁴¹ 例如趙萬里、冀淑英主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上）》，收入《書目類編》（臺北：成文書版社，1982 年，據 1959 年排印本影印）輯 114 冊 19，頁 8108，書號 11863 的《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十卷》；頁 8109，書號 11948 的《人譜一卷續篇二卷》。

⁴² 當然也有可能是 1951 年以前，只是沒經過整理，或未提入善本，但早於「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出版之前（1933）的可能性相當低。此入藏時間點係筆者合理推測，正確的入藏時間若今京圖館留有入藏紀錄，則應更加確實。

⁴³ 李祥霓：〈王聘賢與《補遺雷公炮製便覽》〉，《文史天地》2022 年第 1 期（2022 年 1 月），頁 29-33。

卷末所見用來補白的彩繪飾物，也見繪於《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葉面空白處，再加上彩繪插圖風格，與明內府寫繪本《御製新集斷易精粹》圖繪類似等種種原因，判斷《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也是出自明內府。

筆者看法與兩位前輩學者並無不同，關鍵是一合理的抄繪時間點？以下依版式及彩繪補白圖案二者詳述之。

（一）、版式

明內府寫本書籍存世已少，加之分藏各處，閱看不易，是以相關專論並不多見，⁴⁴筆者藉平日工作紀錄，統計出故宮今藏明內府寫本書籍，應超過 100 種以上，⁴⁵經審視，倘不論宗教典籍（如經摺裝佛經），其特徵大致如下：⁴⁶

- 1、版面以朱絲欄手繪欄框，四周雙邊（外粗內細）、版心大紅口，對向（雙）魚尾為最典型，有些魚尾旁繪一細線，其中亦不乏如《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上下分欄的書籍。⁴⁷
- 2、開本宏大，多數每半葉版框高廣皆在 26 x 15 公分以上，各書版框外的天頭、地腳、脊背的留白多，故書的外觀尺寸更是寬大。
- 3、以包背裝為主，少數蝴蝶、經摺裝，⁴⁸書衣天青、明黃織物多。
- 4、書體以流暢的館閣體最多見。
- 5、用紙較一般坊刊書籍厚實，潔白，大致分紙厚，但纖維長，以及

⁴⁴ 陳瑜：〈明內府寫本及其價值〉，《四川圖書館學報》第 239 期（2021 年 2 月），頁 95-100。是為今僅見的一篇介紹明內府寫本專文。但可能因為親見不易的緣故，筆者認為此文可能是綜整各大圖書館相關藏品介紹，加上零星學者個別書籍的研究撰成。

⁴⁵ 此數僅筆者目驗暨參考前人研究暫訂統計，未來有可能因新資料的出現有所變動。

⁴⁶ 盧雪燕：〈朱欄玉楮—故宮典藏非宗教類明代內府寫本書籍〉，《故宮文物月刊》第 476 期（2022 年 11 月），頁 100-109。

⁴⁷ 例如故宮藏《少微通鑑節要》（故善 003278-003295）；另版心多樣，也有細紅口、白口，或用橫線代替魚尾的。

⁴⁸ 筆者所見明內府書籍以包背裝為主，也有蝴蝶裝，小部份線裝估計應是清宮或民國以後改裝所致，所以李致忠先生描述的卷二本一採明黃綾書衣，線裝，未必是明宮原裝。

紙厚，但纖維短兩種，且不乏多色灑金厚紙箋所書寫書籍。（宗教典籍多使用磁青箋、羊腦箋。）

除以上五點，有關明內府寫本書籍的風格、樣貌，筆者實際觀察後認為除手寫書體外，與明內府刻本（故宮收藏亦多）其實是相當類似的，長期關注此一主題的學者馬學良，之於明內府刻本特徵，有如下描述：

內府刻本一般書品闊大，半框高度一般在 20 厘米以上，寬在 15 厘米以上；除少數經摺裝佛經以外，均為四周雙邊，中間有界欄。但是不同時期的內府本還是有明顯區別的；洪武時期的內府本字體承元，略顯古拙；四周雙邊，版心黑口，但版心處理相對簡單，有些刻本沒有魚尾，僅以雙橫線代之，版心下方常有刻工姓名；所刻之書多大字單行。永樂至正德時期，內府刻書日趨精細，字體多作秀麗趙體；四周雙邊，外框粗大，內框纖細，版心魚尾不管是花魚尾還是黑魚尾，一般都在魚尾外再刻一細線，形成與邊框一樣的雙邊效果；正文多附刻句讀。萬曆以後，內府本所用字體打破永樂以來一主趙體風格，間有橫平豎直，略顯呆滯的宋體字出現；四周仍雙邊，但版心突破陳規，間有白口；版心魚尾也靈活多變起來，單魚尾、三魚尾開始出現；版心下方偶有刻工姓名；版式疏朗，正文多附刻句讀。

從裝幀形式來說，內府刻書主要以包背裝為主，間有蝴蝶裝和經摺裝，書衣多用藍色絹布裱裝，但根據書的著者、內容、使用範圍不同，書衣用料也不盡相同。有些帝后著書，或供皇帝本人，宮內其他人員、各地藩王閱讀的書，書衣用料可能會更加講究。如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永樂五年內府刻仁孝皇后撰《勸善書》5 部，其中兩部書衣為內府原裝，一部書衣用（館藏號 07588）為帶有雲鳳紋的藍色緞料，另一部書衣（館藏號 07593）為黃綾錦緞；國家圖書館藏永樂七年內府本《聖學心法》，書衣所用為帶有雲鶴圖案的藍綾；河北大學圖書館藏《古今列女傳》，書衣所用的則是一種

藍色與褐色相間並帶有六邊形幾何圖案的錦緞。⁴⁹

馬學良所說的明內府刻本書籍特徵，除刻字書體與手寫書體較有差異外，其他大概也都反映在故宮典藏的明內府寫本書籍之中，而關於《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本版面的實際情況則是：四周朱色雙邊邊框，版心細紅口（雙豎線，中間未塗紅），雙魚尾（開口方向皆往下），上、下魚尾上畫橫線一，兩魚尾間記增和千家詩卷次及葉次，下再繪雙橫線（代替魚尾），從而將版心分成上下四段。還有，版面分上下欄，上欄也繪有欄線，小字「和詩」，旁繪彩圖一幅。下欄原詩，半葉九行，大字十四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八字，每半葉版框 26x17.2 公分，附句讀。

雖不是最典型的大紅口，但《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完全符合故宮現藏明內府寫本書籍的基本樣貌，同樣也符合馬學良所說的明內府刻本書籍的大致情況，毫無疑問應出自明內府，關鍵是何時寫繪？

明內府寫書籍之中，版心用魚尾分成四段最著名的例子即《永樂大典》，該書書品巨大，版心大紅口，繪有「三魚尾」，⁵⁰從而將版心分隔成四段，正文附句讀，而除《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永樂大典》具此特徵之外，筆者發現，故宮典藏《通鑑紀事本末》（平圖 004517-004523）、《春秋胡氏傳》（平圖 000501-000503）、《選詩補注》（故善 003547-003549）、《歐陽文忠公集》（故善 003474-003533）、《兩漢詔令》（002657-002666）等（以上均明內府朱絲欄寫本）版心也是分成「四段」，但與《永樂大典》相比，除「大紅口」之外，魚尾多以「雙橫線」替代（只有《春秋胡氏傳》有上魚尾）。

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版心最相似的明寫繪本書籍，筆者還見到

⁴⁹ 馬學良：〈吹盡狂沙始見金—談談明代的內府刻本〉，《收藏家》2018 年第 6 期（2018 年 6 月），頁 20-21。有關明內府刻本的特徵，馬學良文章裡所說的，就筆者親看明內府寫刊本的經驗判斷，也並非完全一致，例如「句讀」，也非萬曆後才有，明永樂元年（1402）內府刊本《古今列女傳》（平圖 005789-005791），即附刻「句讀」。

⁵⁰ 萬曆 22 年（1594）國子監刻本《宋書》，亦見版心刻有三魚尾。參見孔慶茂：〈明刻本及其鑒定（下）〉，頁 84 所附書影，《收藏與鑒定》2018 年 10 期（2018 年 10 月），頁 82-89。

兩例（書影），那就是現藏北京國圖的項子京（1525-1590）舊藏《本草品匯精要》（明弘治間寫繪本），⁵¹以及同是北京國圖藏，以《本草品匯精要》為本，繼新增繪圖而成書的《食物本草》。⁵²此二書版心大紅口，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細紅口不同，除此之外，其餘版心樣式可說完全相同。⁵³按馬學良的說法，明初有些書版心不繪魚尾，僅以橫線替代，而如《千家詩》這種既有橫線，又有雙魚尾，開口一致向下，但又非大紅口的書籍，繪在明初的可能性自然不高，《本草品匯精要》已經是明弘治末了（1505），難道《千家詩》也是同時期？

寫本與《千家詩》版心相似的例子不多見，但版心分四段，上二魚尾開口向下，第三個魚尾以橫線替代的例子，在刻本裡倒不罕見，故宮藏明正統 12 年（1447）刊《周易傳義》（故殿 015933-015938）、《書集傳》（故殿 015945-015949，故殿 016020-016027，故殿 020507-020512）、《詩集傳》（故殿 015945-015949，故殿 020549-020554）、《大學章句》（故殿 015992-016019）諸書均呈此樣式，因此，若依版式做判斷，或許可將《千家詩註》的寫繪年代提早到前述《周易傳義》等的正統年間（1435-1449）。（圖 7-10）

⁵¹ 高曉山、張紹重：〈明抄彩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研究初報〉，《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5 年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15-18；本文頁 16 記有《本草品匯精要》的基礎描述：「原書無函，線裝九冊，其中一冊為目錄，書高 29 厘米，幅 22 厘米，封面為襯紙舊藍布，除書名簽外，另有正方形卷名簽，有黑色框欄（圖 1），全書均用細質厚綿紙，工整手寫體楷書抄寫，紙質已變黃暗，邊緣時見漬跡；書口標頁碼，但書口無一標書名，卷次者；素紙，均無欄格，每面十行，行二十六字，注作雙行，字數相同。」上面有關外觀的描述與故宮典藏明內府本外觀相同。

⁵² 楊照坤：〈珍貴古籍特展上的醫書亮點—彩繪本草〉，檢自：
<http://www.nlc.cn/newhxjy/wjls/wjqcsy/wjd28q/d28qzpsx/201011/P020101124401189648149.pdf>

<http://www.nlc.cn/newhxjy/wjls/wjqcsy>，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⁵³ 不撰著者：〈本草品匯精要〉，《書—有品格的數位圖書館》，檢自：
<https://www.shuge.org/ebook/ben-cao-pin-hui-jing-yao/>，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圖 7 (明)解縉等撰,《永樂大典》(存卷二千八百〇八,卷二千八百〇九梅字)內葉,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13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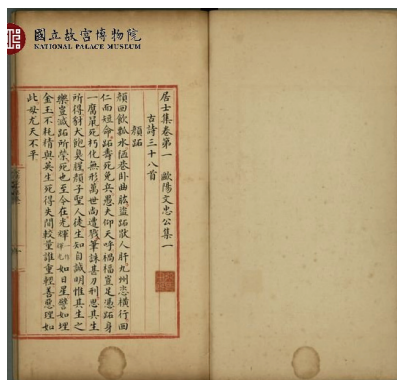


圖 8 (宋)歐陽修撰《歐陽文忠公集 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卷首葉 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3474



圖 9 (明)劉文泰等奉敕編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 明弘治 18 年 (1505) 抄彩繪本內葉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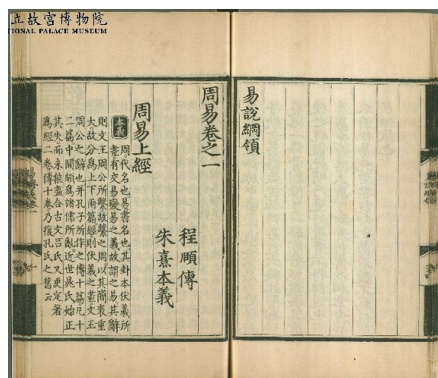


圖 10 (宋)程頤傳(宋)朱熹本義《周易傳義十卷》卷首葉 明正統十二年司禮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5933

正如「版心分四段」的「不罕見」,「用針扎孔」也是一樣。就《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一本來說,針孔痕跡主要出現在欄線上、下,與內邊框線交會處附近(上、下欄皆有),(圖 11)而除了李致忠先生所舉的《永樂大典》之例外,(圖 12)實際上在欄線上、下兩端,與內邊邊框交會處扎孔的明內府本朱絲欄寫本書籍,其實也不少,故宮藏《天下各省

直府州縣所屬地方出產土物類總集要》(故善 002671)、《孝經總類》(故善 003065-003076)、《皇明帝后紀略》(故善 002655)、《遼史》(平圖 001913-001931)、《元史》(平圖 002222-002293)、《大明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平圖 013322-013340)、《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平圖 013341-013349)、《恩紀詩集》(平圖 013536-013537)、《聖學心法》(平圖 011142-011145)、《聖德瑞應詩》(平圖 018981-018982)⁵⁴、《金籙御典文集》(平圖 009589)、《承天大誌》(平圖 009559)等皆可看到類似「針孔」。



圖 11 (宋) 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內葉「扎孔」之例 明朱絲欄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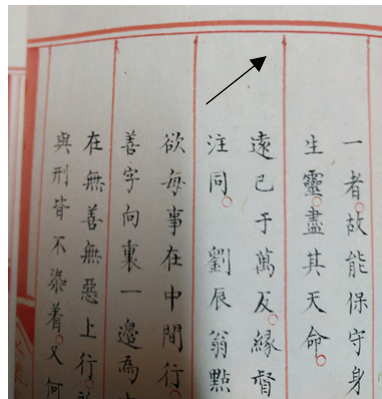


圖 12 (明) 解縉等撰，《永樂大典》(存卷二千九百四十八至卷二千九百五十五神字)內葉「扎孔」之例 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13159

由於《遼史》、《元史》、《大明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恩紀詩集》、《聖學心法》六部書，除有「針孔」外，其他像是明黃織物書衣，⁵⁵外觀尺寸，內葉版面、行格版心(都是大紅口，對向雙魚尾，每半葉 10 行)、用紙等種種，六部書籍相當一致，因此幾乎可斷定是同時期產物，進一步說，這六部書極可能屬於嘉靖皇帝下令謄寫

⁵⁴ 《聖德瑞應詩》書前幾葉，每半葉 10 行，但正文卻每半葉 9 行，版框大小也不相同，估計曾在修裱前，以不同版本書葉配補過。

⁵⁵ 與《永樂大典》極相像，另《御製新集斷易精粹》書衣也是。

的那一套，包含各朝御製文集的內府寫本的那批書籍的其中之一，⁵⁶所以說，成書年代應在嘉靖間。

再看也有「針孔」的《承天大誌》、《金籙御典文集》，以及《皇明帝后紀略》、《孝經總類》四部書，《承天大誌》完成在嘉靖 45 年（1566），⁵⁷《金籙御典文集》寫在嘉靖年間，而《皇明帝后紀略》、《孝經總類》二書除具明中晚期內府本「版心白口」的版式特徵之外，《皇明帝后紀略》紀事年限甚至已經到了隆慶 6 年（1572），凡此種種，指向一「扎孔」的作法集中在明中晚期，是以有扎孔的《千家詩註》，也應在明中晚期，尤其是嘉靖年以後始寫繪完成。（圖 13-16）



圖 13 （元）脫脫等撰《遼史存一百十卷》封面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1913



圖 14 （明）鄭汝璧撰《皇明帝后紀略》封面 明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2655

⁵⁶ 明世宗曾於嘉靖 15 年（1536）5 月，命謄寫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等，以及四書、五經、二十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等，22 年（1543）告成。以上參考郭嘉輝：〈略論《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及其史料價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1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 年 6 月），頁 171-189；另馬學良文章裡提到北京國圖藏永樂 7 年（1409）內府本《聖學心法》，書衣是用帶有雲鶴圖案的藍綾，顯然與故宮藏的「明黃色織物」書衣不同，因此故宮藏的可能就是謄寫本。

⁵⁷ （明）雷禮：《皇明大政紀》，卷 34，頁 13 上-14 下，內文載「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甲戌，承天大誌成…」，《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檢自：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38626&page=7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38626&page=77>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38626&page=78>

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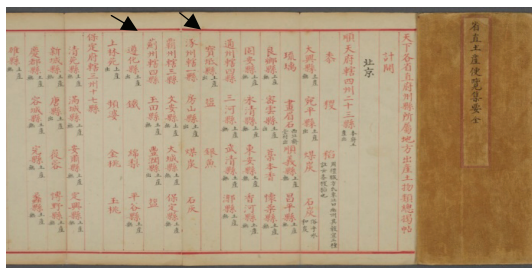


圖 15 不著撰人《省直土產便覽集要》
明朱墨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
善 013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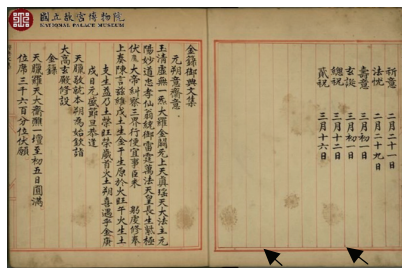


圖 16 不著撰人《金錄御典文集
不分卷》 明內府朱絲欄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589

（二）、《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補白雜寶⁵⁸

由於讀者不諳明內府宮廷繪畫風格，或其遞嬗流變，因此僅以所蒐集到的，出自明內府的彩繪插圖本書籍，以及故宮典藏之繪有補白飾物的明寫本佛經，就其「補白」飾物圖案（如吉祥花、雜寶），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相互比對，藉之推考寫繪年代。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補白集中在卷末，卷一最末葉的前半葉下欄，以及後半葉全版，整齊繪上吉祥花，⁵⁹以及靈芝、銀錠、雙角、噴焰摩尼寶珠、金錠（雙錠）、珊瑚、方勝、犀角（雙角）、寶錢等雜寶圖案，而卷二僅於最末葉後半葉下欄。《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以下簡稱《金剛智經》）裡的「雜寶」補白，是較早被注意到的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相似的特徵之一，其作法固然類似，但除畫風一隨意，一固著之外，實際上還是有點區別。首先補白範圍，《金剛智經》補白的地方包括摺末、行末空白，甚至大幅彩繪圖版空白處，都是「雜寶」施繪的地點，其補白範圍及數量較之《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可說多的多。其次是雜寶種類，《金剛智經》的雜寶較《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種類多，例如多出單犀角、單金錠。（圖 17-19）

⁵⁸ 「雜寶」於南宋時已廣泛運用在器物等工藝品裝飾，一般有靈芝、雙角、方勝、銀錠、犀角、珊瑚、火珠、法螺、寶錢、雙錢等等。

⁵⁹ 佛教的吉祥花一般指優曇花、蓮花、曼陀羅與山玉蘭。



圖 17 宋 謝枋得註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之卷末葉補白
明朱絲欄寫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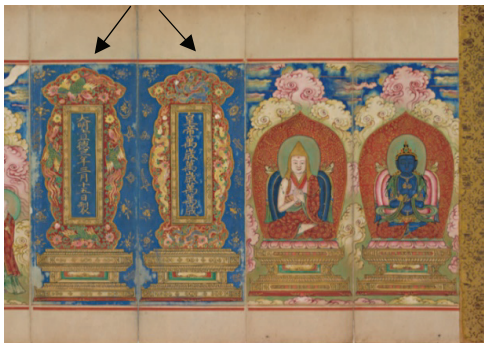


圖 18 (傳) 沈度寫 商喜繪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之經牌贊 明宣宗宣德三年 (142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423



圖 19 (傳) 沈度寫 商喜繪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之內葉補白 明宣宗宣德三年 (142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423

除《金剛智經》之外，故宮典藏的明內府寫本佛經之中，也可見到好些以吉祥花、雜寶等為補白圖案，此外，部份明內府彩繪插圖本書籍之中，也不乏類似作法，為方便說明，茲列所見如表三。

表三

繪有「吉祥花」、「雜寶」等補白飾物之明內府寫本佛經與書籍					
	典藏地	題名	年代	補白飾物種類	飾物風格
1	臺北故宮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故佛 000292)	明泥金寫本 (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飾物補白	簡約隨意
2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 (故佛 000301-000307)	明永樂 17 年 (1419) 泥金寫本	有泥金線繪八吉祥飾物補白，無吉祥花。	八吉祥線條流暢

3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故佛 000329-000335）	明萬曆 38 年（1610）寫本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火焰摩尼寶珠、靈芝、方勝、銀錠、寶幢、金錠、寶錢等飾物補白	吉祥花線條雖簡，但緊實，其他飾物簡約隨意。
4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故佛 000336-000342）	明萬曆 42 年（1614）泥金寫本（彩繪插圖本）	泥金線繪帶葉吉祥花、火焰摩尼寶珠、靈芝、方勝、銀錠、寶幢、金錠、寶錢、雙角（單犀角）、珊瑚、等飾物補白。	吉祥花風格較精細，其他飾物亦如是。
5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故佛 000383-000389）	明正統元年（1436）僧季芳泥金寫本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銀錠、金錠、雙（單犀）角、寶錢、珊瑚、火焰摩尼寶珠等飾物補白	簡約隨意
6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故佛 000390）	明泥金寫本（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飾物補白	簡約隨意
7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故佛 000391）	明泥金寫本（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銀錠、金錠、雙（單犀）角、寶錢、珊瑚、火焰摩尼寶珠等飾物補白。	吉祥花線條雖簡，但緊實，其他飾物簡約隨意。
8	臺北故宮	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故佛 000395）	明泥金寫本（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銀錠、金錠、雙（單犀）角、寶錢、珊瑚、火焰摩尼寶珠、靈芝等飾物補白。	吉祥花線條繁複、緊實，其他飾物簡約隨意。
9	臺北故宮	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故佛 000396）	明泥金寫本（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0	臺北故宮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故佛	明寫本（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000400)			
11	臺北故宮	佛說阿彌陀經（故佛 000405）	明泥金寫本 （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2	臺北故宮	摩利支天經（故佛 000406）	明泥金寫本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3	臺北故宮	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故佛 000412） ⁶⁰	明正統 4 年 （1439）泥金寫本	彩繪帶葉各式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4	臺北故宮	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故佛 000413-000414） ⁶¹	明英宗正統 4 年 （1439）泥金寫本	彩繪帶葉各式吉祥花、八吉祥補白。	吉祥花簡約隨意，八吉祥規範簡約。
15	臺北故宮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故佛 000415-000418）	明永樂 16 年 （1418）泥金寫本	有泥金線繪八吉祥（下繪帶葉蓮花）補白。	無吉祥花，八吉祥下蓮花精細。
16	臺北故宮	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故佛 000419）	明泥金寫本 （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7	臺北故宮	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故佛 000420）	明泥金寫本 （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8	臺北故宮	佛說消災吉祥陀羅尼經（故佛 000421）	明泥金寫本 （1368-1644）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19	臺北故宮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故佛 000423-000425） ⁶²	明宣德 3 年 （1428）沈度寫本	有吉祥花、彩繪靈芝、銀錠、雙角、噴焰摩尼寶珠、金錠（單、雙錠）、珊瑚、	泥金繪吉祥花繪在某些大圖的空白處，與雜寶的風格皆簡約隨意。

⁶⁰ 沈衛榮、安海燕：〈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和西域僧團—兼談漢藏佛教史研究的語文學方法〉，《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北京：清華大學，2011 年 2 月），頁 81-159。

⁶¹ 沈衛榮、安海燕：〈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和西域僧團—兼談漢藏佛教史研究的語文學方法〉，頁 81-159。

⁶² 劉國威：〈《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和雲南阿吒力教有關的一部明代寫經〉，《故宮文物月刊》第 372 期（2014 年 3 月），頁 66-79。

				方勝、犀角（單、雙）、寶錢等雜寶飾物。	有較大面積補白區域
20	臺北故宮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故佛 000706）	明宣德 7 年（1432）泥金寫本	有泥金線繪各式帶葉吉祥花補白	簡約隨意
21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 ⁶³	明嘉靖 6 年（1527）彩繪本略	有與《金剛智經》相似飾物補白（各式帶葉吉祥花、方勝、金錠、犀角、寶錢、火焰寶珠、雙角、靈芝等）。	吉祥花造型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類似，但稍簡，顏色較豐富，雜寶造亦同，但火焰寶珠如慧星，較律動。有較大面積補白區域
22	私人收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⁶⁴	明嘉靖 22 年（1543）中宮后施寫	有與《金剛智經》相似補白飾物圖案（各式吉祥花、銀錠、寶錢、靈芝、雙角、金錠）。	吉祥花較多樣，顏色亦較豐富，其餘雜寶風格近似。有較大面積補白區域

⁶³ 古籍書坊：〈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明《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注》〉，《壹讀：歷史、文化》有載，檢自：<https://read01.com/NojNe8z.html#YodNcHZByUk>，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還有有關介紹：「簡介：此本《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為內府中宮彩繪本。經折裝，綾布封面，開本宏闊，正文墨書，上下手繪雙朱絲欄，附精美華麗元帥彩圖，為明宮廷畫師所繪，海內孤本。此繪本內有完整的彩繪 36 雷將畫像。幾乎可以說世上唯一的彩繪 36 雷將。世面流傳的是黑白的。我要找的是這個。彩繪 36 雷將畫像。此經落款為大明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色彩沉穩，用料極其考究，不計工本，觀之珠光寶氣，金碧輝煌，七彩祥雲環繞與人間天上，畫得極為工穩儼重。歷經四百多年依舊色彩如故，燦然奪目。出自宮廷，其規制嚴格精細，繪畫栩栩如生，人物神情端莊飄逸，建築造型準確，構圖優美，畫面滿而不繁，工筆重彩，彩重而不俗，顯得明艷和富麗堂皇。」以上檢自：<https://read01.com/NojNe8z.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⁶⁴ 翁連溪：〈《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小考〉，《藝狐在線》，檢自：<https://www.artfoxlive.com/product/682571.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23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釋事源流應化事蹟 ⁶⁵	明成化 22 年 (1486) 彩繪本	半葉全版彩繪插圖，有「吉祥花」補白飾物。	吉祥花顏色豐富，但僅帶綠葉，無莖梗。
24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明抄彩繪本古今列女傳存卷三 ⁶⁶	明代 (1368-1644)	半葉全版彩繪插圖，一圖一文，圖在先，文在後，有珊瑚、靈芝、方勝、金鋌、犀角、寶錢、火焰寶珠、雙角、靈芝等、帶葉吉祥花補白，半葉全版彩繪插圖。	吉祥花三種樣式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相似度極高。吉祥花、雜寶統一繪在每單元，倘文字未滿半葉的空白處，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補白方式相同。
25	私人收藏	明內府彩繪《埤雅》 ⁶⁷	明代 (1368-1644)	半葉半版彩繪插圖，上圖下文，有珊瑚、靈芝、方勝、金鋌、犀角、寶錢、雙角、靈芝等、帶葉吉祥花補白。	吉祥花三種樣式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相似度極高。吉祥花、雜寶補白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補白方式相同。

表三 20 種繪有補白飾物的佛經，是從故宮典藏的 40 多部明代內府佛、道寫經中篩選出來的，⁶⁸由此可見以飾物「補白」，在明代佛經裡相

⁶⁵ 不著撰人：〈明內府彩繪（零本）系列〉，《書—有品格的數字古籍圖書館》，檢自：https://new.shuge.org/view/ming_cai_hui_ben/，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⁶⁶ 不著撰人：〈明內府彩繪（零本）系列—《古今列女傳》〉，《書—有品格的數字古籍圖書館》，檢自：<https://inf.news/zh-tw/culture/415cadf65a69e756fccc887bbbec1e88.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⁶⁷ （宋）陸佃撰：《埤雅》，明內府彩繪本，卓克艺术网>拍卖频道> 西泠拍卖> 2020 年秋季拍卖会> 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明内府彩绘《埤雅》，檢自：<http://www.zhuokearts.com/auction/art/30457299.s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3 日。

⁶⁸ 筆者雖未嚴謹考證表三故宮典藏佛經出處，但以留存紫禁城，並使用泥金書寫在磁青箋，甚至羊腦箋的高貴質材推測，不是出自明內府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其書寫、繪畫、補白等應視同明內府寫繪本書籍。

當普遍。⁶⁹

茲分析 20 種佛經補白飾物如下：

（一）、有些佛經無繪雜寶，也沒繪出吉祥花

例如序號 2，永樂 17 年寫（繪）《妙法蓮華經》，序號 15，永樂 16 年寫（繪）《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皆僅以「八吉祥」為補白飾物。

（二）、有些佛經繪有吉祥花，無繪雜寶

這類佛經數量最多，有序號 1、6、9、10、11、12、13、14、16、17、18、20 等 12 部佛經。

（三）、有些佛經，兼繪吉祥花、雜寶

例如序號 3、4、5、7、8、19 等六部佛經，其中序號 3、4 的兩部《妙法蓮華經》分寫（繪）於是萬曆 38、42 年，序號 5 之《妙法蓮華經》寫（繪）於正統元年，序號 19 之《金剛智經》寫（繪）於宣德 3 年。

（四）、除序號 19 的《金剛智經》同《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有較大面積補白之外，其餘飾物大致將雜寶、吉祥花繪插在小範圍空白處，特別是「經牌贊」、「扉畫」區域。

細看（一）～（三）三種佛經類型，以第（三）種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最相近，都是兼繪吉祥花與雜寶，進一步觀察這六部佛經的「吉祥花」繪風，發現序號 3、4、7、8 四部佛經所繪吉祥花，圖樣線條相接處顯然較緊實，不若其他佛經的鬆散隨意，其中序號 3、4 的兩部《妙法蓮華經》恰好又有明確的萬曆 38、42 年紀年，而序號 5，寫（繪）於正統元年的《妙法蓮華經》，以及序號 19，寫（繪）於宣德 3 年的《金剛智經》吉祥花風格皆隨意流暢，按此推測，明代中前期的吉祥花繪風寫意流暢，而明中後期則轉為緊實固著。⁷⁰（圖 20-23）

⁶⁹ 洪武間南京刻大藏經本《洪武南藏》中的佛教版畫，已可見雜寶補白，另永樂 21 年（1423）內府刊《金光明經》，以及正統 5 年（1440）北藏本《佛說現藥王二菩薩經》亦可見經牌贊空白處繪刻吉祥花，因此，以飾物補白佛經的作法並非從永樂時代開始。參見王秋菊：〈明內府刊佛教版畫考略〉，《文物天地》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101-105。圖像在頁 101、105、104。

⁷⁰ 諸多佛經的吉祥花，彼此之間的區別較明顯，而雜寶的繪風則差別不大。



圖 20 (姚秦)鳩摩羅什譯 《妙法蓮華經》內葉補白—八吉祥 明永樂 17 年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307



圖 2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內葉補白—吉祥花 明萬曆 38 年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335



圖 22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內葉補白—雜寶 明萬曆 42 年泥金寫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336



圖 23 (元)八思巴述 莎南屹囉譯 《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內葉補白 明正統四年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412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表三序號 21)、《太上北斗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表三序號 22) 兩部道教經典，與《金剛智經》，三者外觀形式雷同，且都具明確的寫繪年代，就經牌贊樣式來看，兩部嘉靖間經典相似，但明顯與宣德間的《金剛智經》不同，而用來補白的彩繪飾物，「九天」、「太上」兩部道教經典似乎只繪在經牌贊，或是集中在某一空白單摺頁處，⁷¹與《金剛智經》大量出現在每摺行末、行前空白

⁷¹ 筆者僅見零星的書影，未觀全帙，因此只能說兩部道教經典的吉祥花等飾物「可能」

處有些不同。

此外，三部道教經典的雜寶風格差別不大，但吉祥花則有較大區別，《金剛智經》無疑如多數表三佛經一般的簡約隨意，但花型多樣，應包含佛教的四大吉祥花—優曇花、蓮花、曼陀羅與山玉蘭。另《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的空白葉補白，與經牌贊補白的吉祥花相較，風格並不相同，前者（空白葉）與《太上北斗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的吉祥花較相像，不僅僅勾勒出線條，還施以色彩，換言之，不論顏色或造型，都是比較講究的，此點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較相像。另《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經牌贊的補白吉祥花的周圍綠葉較繁茂，部份與成化 12 年的《釋氏源流應化事蹟》的一〈釋迦垂迹〉左邊那幅彩圖裡的吉祥花風格造型接近，還有，部份吉祥花的構造不同，似是除《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僅繪的「優曇花」之外，還兼繪「蓮花」與「山玉蘭」。至於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補白方式最接近的《古今列女傳》（表三序號 24）、明內府彩繪插圖本《埤雅》（表三序號 25）兩種，都算是將「優曇花」細細的描繪出來，花色紅、藍、橘，與《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紅、藍、紫略有不同。（圖 2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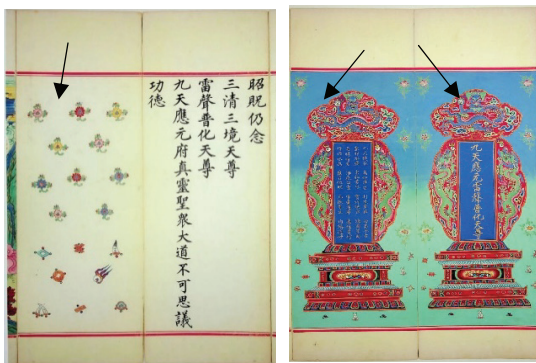


圖 24 不著撰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內葉，明嘉靖 6 年彩繪本，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圖 25 不著撰人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封面+內葉 明嘉靖 22 年中宮皇后施寫 私人收藏。

只出現在固定區域。



圖 26 (明)解縉等撰《古今列女傳存卷三》內葉 2 葉 明寫繪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 27 (宋)陸佃撰《埤雅》內葉 明內府彩繪本 私人收藏

就補白飾物來說，六部兼繪吉祥花與雜寶的佛經，其中正統元年（1435）寫繪之《妙法蓮華經》（表三序號 5）與宣德 3 年（1428）寫繪《金剛智經》（表三序號 19），與萬曆 38、42 年（1610、1614）寫繪的兩

部《妙法華經》（表三序號 3、4），以及年代不確定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表三序號 7）、《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表三序號 8）等四部佛經相比，其所繪吉祥花風格有隨意流暢與緊實拘謹的區別，而《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吉祥花風格顯然比較傾向後者，再加上與嘉靖 6 年、22 年的兩部道教經典風格似乎較接近的情況下，因之推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寫繪時間應在嘉靖以後。

總結上述，從版式來看，《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的寫繪年代，如果僅與明內府寫本比較，其寫繪年代在弘治末（1505）以後，但若從扎孔，以及補白飾物觀察，則應在明代嘉靖（1521-1566）以後，而從補白飾物觀察，也是如此。

五、結語

據明代司禮監太監劉若愚（1584-？）撰，描述其自身經歷⁷²的《酌中志》的記載：早在明代宣德年間（1426-1435），內廷就已經創建「內書堂」，專收十歲上下學子入讀，課堂使用教材統一由司禮監刊刻提供（卷 16：內府衙門職掌），其中就包含《千家詩》在內，⁷³由此可知，司禮監絕對曾經刻印過《千家詩》，只不過「刻本」，是為內書堂眾多學童所準備，那麼，同樣出自內府的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又是為誰準備？它與《酌中志》卷 18〈內板經書紀略〉記載的那部：「千家詩一本 四十四葉」⁷⁴是否有所關連？

關於內府寫本、刻本之間的關係，筆者曾以明抄彩繪本《古今列女傳》的部份影像為例（殘本）（表三序號 24），比對故宮藏永樂元年（1402）刊刻的《古今列女傳》（完本），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除圖繪有

⁷² 萬曆 29 年至崇禎 2 年（1601-1628）。

⁷³ （明）劉若愚：《酌中志》，《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檢自：<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9824&page=12&remap=gb#%E5%8D%83%E5%A%E%B6%E8%AF%97>，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8 日。

⁷⁴ （明）劉若愚：《酌中志》，《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檢自：<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9826&page=72&remap=gb#%E5%8D%83%E5%AE%B6%E8%AF%97>，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8 日。

無之外，凡涉及文字部份，兩書行款、版心、每行字數，幾乎一模一樣，這是否意謂《酌中志》裡說的那本四十四葉本，也可能跟分卷一、二，總葉數 55 葉（卷一 31 葉，卷二 24 葉）的彩繪《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有類似的關連，只不過究竟孰為先，孰為後，就不得而知了。⁷⁵

據馬學良研究，從明內府本書籍內容分析，其產製目的不外乎有四：（一）、構建國家統治秩序（二）、加強思想控制、培養封建人才（三）、以史為鑒，汲取歷史教訓（四）、滿足宮廷內部對於圖書的需求，⁷⁶筆者尋檢所得的 28 種帶彩色插畫的書籍（見附錄），看起來似乎以滿足「宮廷內部對於圖書的需求」者居多數，同理，《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應該也屬於這一類，但究竟是否如李致忠先生推斷的，是張居正為萬曆皇帝年幼時讀書所備用，就必須再進一步深究了。

《千家詩》，自南宋劉克莊始輯之後，歷經元代，到明代，已經完全從類書轉化成童蒙教材，為適應兒童學習需求，經多人增刪，從而出現各種版本，然後又加上「繪圖」、「增和」，⁷⁷明內府取當時流行的，偽託與文天祥（1236-1283）齊名的南宋文學家～謝枋得選註的坊間通行二卷本為母本，精繪寫抄，絕對是有可能的，但也因為如此，所以也就衍襲了民間襲刻、或是多次出版，所導致的訛誤，透過前面的層層討論，尤其是與諸多明內府寫繪本書籍的相互比對，楊訥批評《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分明出自於某位冬烘先生之手，是明代某類書賈迎合一些玩書的人製作的。」⁷⁸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⁷⁵ 筆者按：一模一樣版式、內容的書籍，按一般邏輯來說，應該先有「寫本」，然後依相同款式刻版刷印，但實際情況也不盡然，因為某些特定時期，都有可能據已經刊印行世的書籍重新摹寫，《永樂大典》雖未刊行，但今日所見則全是嘉靖帝（1507-1567）下令抄寫的摹寫本，再者，嘉靖帝下令摹抄《御製文集》，也是同樣道理。

⁷⁶ 馬學良：《吹盡狂沙始見金——談談明代的內府刻本》，頁 18-20。

⁷⁷ 參考丁志軍、徐希平：〈《千家詩》的版本流傳與編輯特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4 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2012 年 4 月），頁 179-182。

⁷⁸ 楊訥：〈“何來太子讀本”，讀《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檢自：

https://www.sohu.com/a/192873168_523187，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25 日。

最後，如前面一再提及，筆者因為不諳明代宮廷繪畫風格的遞嬗流變，以致於忽略《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最重要的「插圖繪畫」，而僅依版式與簡單的補白飾物繪畫作探討，最後得出製作在明嘉靖以後的結論，倘若能有同好將重心擺在書冊裡的精繪插圖，與明內府寫繪的佛經、書籍中的彩畫插圖相比較，或許能得到更精準的答案。



圖 28 不著撰人《徐仙翰藻存二卷》內葉 明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592

附錄

所見明內府抄寫彩繪本書籍 ⁷⁹					
	題名	年代	編號	典藏地	備註
1.	妙法蓮華經	明萬曆 42 年 (1614) 泥金寫本	故佛 00336-000342	臺北故宮	經摺裝，首冊及 末冊附彩繪圖。
2.	真禪內印頓 證虛凝法界	明宣德 3 年(1428)沈 度(1357-1434)寫本，	故佛 00423-000425	臺北故宮	三冊皆彩繪圖

⁷⁹ 本表內容，除臺北故宮典藏書籍是為筆者親見之外，其餘資料基本藉由相關書目、學者個別研究，或網路、出版品圖像蒐尋所得，另本表的「北京國圖」即「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金剛智經	喬喜（生卒年不詳）繪圖			
3.	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	明正統 4 年（1439）泥金寫本	故佛 000412	臺北故宮	附多幅彩繪圖
4.	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明正統 4 年（1439）泥金寫本	故佛 00413-000414	臺北故宮	附多幅彩繪圖
5.	御製新集斷易精粹	明成化（1464-1487）間寫繪本	故善 002812-002866	臺北故宮	半葉全版彩繪插圖，一圖一文。
6.	徐仙翰藻存二卷	明抄本（1368-1644）	平圖 009592	臺北故宮	書品巨大，半葉全版彩繪插圖，臺北故宮存卷有插圖二幅。
	徐仙翰藻存十一卷一至十一	明抄本（1368-1644）	0994	北京國圖	
7.	千家詩不分卷	明抄彩繪本（1368-1644） 上圖下文五行七字	未註典藏號	北京國圖	略
8.	太乙集成不分卷	明抄彩繪本（1368-1644）	平圖 012059-012074	臺北故宮	半葉全版彩繪插圖，一圖一文。
	太乙集成不分卷	明抄彩繪本（1368-1644）	略	北京故宮	
9.	大統通占存	明烏絲欄抄彩繪本（1368-1644）	平圖 012051-012058	臺北故宮	半葉全版彩繪插圖，一圖一文。
10.	百籤詩意圖不分卷	明抄彩繪本（1368-1644）	2051	北京國圖	與《千家詩》同，上圖下文。
11.	占書一卷	明抄彩繪本（1368-1644）	16847	北京國圖	略
12.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	明萬曆 19 年（1591）抄彩繪本	略	中國中醫科學研究院	半葉全版彩繪插圖。
13.	御製全真群仙集 ⁸⁰	明成化 19 年（1483）抄彩繪本	略	北京國圖	半葉或全葉全版彩繪插圖。

⁸⁰ 賀信萍：〈內府修道秘本《御製全真群仙集》〉，《中國道教》2016 年第 1 期（2016 年 2 月），頁 42-44。

14.	九天應元雷 聲普化天尊 玉樞寶經注	明嘉靖 6 年 (1527) 彩 繪本	略	日本天理大 學圖書館	經摺裝，彩繪插 圖多幅。
15.	太上玄靈北 斗本命延生 真經	明嘉靖 22 年 (1543) 中宮皇后施寫	略	私人收藏	經摺裝，彩繪插 圖多幅。
16.	⁸¹	明萬曆 15 年 (1587) 刻本 (插圖彩繪)	略	上海圖書館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
17	本草品彙精 要四十二卷 存 十 一 卷 一 至 二 十 三 二十四至 二十六 三 十 三十二 三十四至三 十五 四十 ⁸²	明弘治 16 年 (1503) 抄彩繪本 明弘治 18 年 (1505) 抄彩繪本	17402	北京國圖 日本杏雨書 屋亦藏 (武 田本是弘治 定稿本)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 版心大紅口，分 四段，上二魚尾 向下，下繪二橫 線，與《千家詩 註》相像，除細 紅口、大紅口的 區別之外。
18.	食物本草四 卷 ⁸³	明正德 (1505-1521) 抄彩繪本	12112	北京國圖	略

⁸¹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插圖版畫藝術述略〉，《印刷文化》2021 年第 1 期 (2021 年 3 月)，頁 40-52。

⁸² 陳頌：〈明代彩繪本草圖像藝術特徵研究〉，《黑河學院學報》，2017 年第 10 期 (2017 年 10 月)，頁 164-165。楊照坤：〈珍貴古籍特展上的醫書亮點—彩繪本草〉，《中國國家圖書館》，檢自：

<http://www.nlc.cn/newhxjy/wjls/wjqcsy/wjd28q/d28qzpsx/201011/P020101124401189648149.pdf>

<http://www.nlc.cn>，newhxjy，wjls，wjqcsy，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明抄彩繪《本草圖譜》考察〉，《中藥通報》，1988 年第 5 期 (1988 年 5 月)，頁 262-263。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清抄彩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考察〉，《江西中醫學院學報》1991 年第 1 期 (1991 年 2 月)，頁 35-36、43。高曉山、張紹重：〈明抄彩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研究初報〉，《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5 年第 1 期 (1985 年 3 月)，頁 15-18。

⁸³ 楊照坤：〈珍貴古籍特展上的醫書亮點—彩繪本草〉。

19.	履巉巖本草 三卷 ⁸⁴	明抄彩繪本 (1368-1644)	5503	北京國圖	略
20.	本草圖譜 卷 存三卷 ⁸⁵	明末清初彩繪本	16410	北京國圖	略
21.	御制外戚事 鑒 ⁸⁶	明宣德元年(1426)彩 繪本	略	日本東洋文 庫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
22.	釋事源流應 化事蹟	明成化 22 年(1486) 彩繪本	略	美國國會圖 書館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
23.	出像楊文廣 征蠻傳 ⁸⁷	明內府彩繪本 (1368-1644)	略	日本東洋文 庫	全葉彩繪插圖
24.	大宋演義 卷存五卷	明萬曆(1572-1620) 內府抄彩繪本	9482	北京國圖	略
25.	唐玄奘西天 取經全圖(全 像金字西游 記繪本)	明內府彩繪本 (1368-1644)	略	日本東北大 學附屬圖書 館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
	唐玄藏奘法 師西天取經 全圖	明內府彩繪本 (1368-1644)	略	北大圖書館	
26.	古今列女傳 存卷三	明抄彩繪本 (1368-1644)	略	法國國家圖 書館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一圖一文， 圖在先，文在 後。
27.	天文象占存	明萬曆(1572-1620) 抄本	略	臺北傅斯年 圖書館	半葉全版彩繪插 圖

⁸⁴ 許瑋：〈《履巉巖本草》與南宋本草圖〉，《新美術》2015 年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頁 16-22。

⁸⁵ 楊照坤：〈珍貴古籍特展上的醫書亮點—彩繪本草〉。

⁸⁶ 高菲池：〈用法示戒：《御制外戚事鑒》中的彩繪插圖〉，《美成在久》2019 年第 3 期（2019 年 6 月），頁 64-73。孫衛國、張磊：〈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考略〉，《廣東社會科學》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 8 月），頁 138-147。孫衛國文章裡認為此書係初刻本，而非鈔本，明顯有誤。

⁸⁷ 不著撰人：〈明內府彩繪（零本）系列〉，《書—有品格的數字古籍圖書館》，檢自：https://new.shuge.org/view/ming_cai_hui_ben/，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28.	明內府彩繪 《埤雅》	明抄繪本(1368-1644)	略	私人收藏	與《明解增和千家詩》同，半版彩繪插圖上圖下文。
-----	---------------	-----------------	---	------	-------------------------

[後記]

此文章為科技部 104 年度「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研究 (MOST 104-2410-H-136-006)」、105 年度「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研究之二 (MOST 105-2410-H-136-003)」研究計畫中之後續研究成果之一。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宋)陸佃撰：《埤雅》，明內府彩繪本，卓克藝術網>拍賣頻道>西泠拍賣>2020 年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專場>明內府彩繪《埤雅》，檢自：<http://www.zhuokearts.com/auction/art/30457299.s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3 日。

(明)雷禮：《皇明大政紀》，《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檢自：<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718497>，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11 日。

(明)劉若愚：《酌中志》，《百家諸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檢自：<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490379&remap=gb>，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8 日。

二、近人論著

丁志軍、徐希平：〈《千家詩》的版本流傳與編輯特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4 期(四川：西南民族大學，2012 年 4 月)，頁 179-182。

王秋菊：〈明內府刊佛教版畫考略〉，《文物天地》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101-105。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附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不撰著人：〈本草品匯精要〉，《書—有品格的數位圖書館》，檢自：
<https://www.shuge.org/ebook/ben-cao-pin-hui-jing-yao/>，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9 日。

不著撰人：〈明內府彩繪（零本）系列〉，《書—有品格的數字古籍圖書館》，
檢自：https://new.shuge.org/view/ming_cai_hui_ben/，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10 日。

不著撰人：〈明內府彩繪（零本）系列—《古今列女傳》〉，《書—有品格的
數字古籍圖書館》，檢自：
[https://inf.news/zh-tw/culture/415cadf65a69e756fccc887bbbec1e88.ht](https://inf.news/zh-tw/culture/415cadf65a69e756fccc887bbbec1e88.html)
[ml](https://inf.news/zh-tw/culture/415cadf65a69e756fccc887bbbec1e88.html)，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10 日。

古籍書坊：〈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明《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
注》〉，《壹讀：歷史、文化》，檢自：
<https://read01.com/NojNe8z.html#.YodNcHZByUk>，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7 年）。

李致忠：〈影印明內府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跋〉，收入（宋）
謝枋得：《影印明內府彩繪插圖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附冊）》，（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頁 1-7。

李致忠：〈序二 合璧精印《明解增和千家詩注》〉，收入（宋）謝枋得：《明
解增和千家詩註（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5 年），頁 10-13。

李祥霓：〈王聘賢與《補遺雷公炮制便覽》〉，《文史天地》2022 年第 1 期
（2022 年 1 月），頁 29-33。

沈衛榮、安海燕：〈明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和西域僧團—兼談漢藏佛教史
研究的語文學方法〉，《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
第 2 期（北京：清華大學，2011 年 2 月），頁 81-159。

周功鑫：〈《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序〉，《故宮文物月刊》第 324 期（2010
年 3 月），頁 4-5。

俞涵青：《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目錄》，收入《書目類編》，輯 114 冊 21，（臺北：成文書版社，1982 年），據 1943 年排印本影印。

馬學良：〈吹盡狂沙始見金—談談明代的內府刻本〉，《收藏家》2018 年第 6 期（2018 年 6 月），頁 15-24。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插圖版畫藝術述略〉，《印刷文化》2021 年第 1 期（2021 年 3 月），頁 40-52。

高菲池：〈用法示戒：《御製外戚事鑒》中的彩繪插圖〉，《美成在久》2019 年第 3 期（2019 年 6 月），頁 64-73。

孫衛國、張磊：〈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製外戚事鑒》考略〉，《廣東社會科學》2015 年第 4 期（2015 年 8 月），頁 138-147。

高曉山、張紹重：〈明抄彩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研究初報〉，《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5 年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15-18。

翁蓮溪：〈《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小考〉，《藝狐在線》，檢自：<https://www.artfoxlive.com/product/682571.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7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全二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 年）。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一年年報告（1926 年 3 月至 1927 年 6 月）》，（北平：北平北海圖書館，1928 年）。

北平北海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二年年報告（1927 年 7 月至 1928 年 6 月）》，（北平：北平北海圖書館，1929 年）。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北平北海圖書館第三年度報告（十七年七月至十八

- 年六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年)。
-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國立北平書館概況》，收入《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彙編》，輯 22 冊 6，(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據國立北平圖書館 1934 年排印本影印。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檢自：<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1326075231#JUMPOI> NT，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8 日。
- 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明抄彩繪《本草圖譜》考察〉，《中藥通報》1988 年 5 期 (1988 年 5 月)，頁 262-263。
- 曹暉、謝宗萬、章國鎮：〈清抄彩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考察〉，《江西中醫學院學報》1991 年 1 期 (1991 年 2 月)，頁 35-36、43。
- 許瑋：〈《履巉巖本草》與南宋本草圖〉，《新美術》2015 年 12 期 (2015 年 12 月)，頁 16-22。
- 陳瑜：〈明內府寫本及其價值〉，《四川圖書館學報》2021 年 1 期 (2021 年 2 月)，頁 95-100。
- 陳頌：〈明代彩繪本草圖像藝術特徵研究〉，《黑河學院學報》2017 年第 10 期 (2017 年 10 月)，頁 164-165。
- 曾紀剛：〈《明解增千家詩註》卷一篇次詩句表〉，收入《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頁 18-27。
- 賀信萍：〈內府修道秘本《御製全真群仙集》〉，《中國道教》2016 年 1 期 (2016 年 2 月)，頁 42-44。
- 馮明珠：〈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典藏源流〉，《故宮文物月刊》第 324 期 (2010 年 3 月)，頁 8-13。
- 馮明珠：〈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再造記〉，《故宮文物月刊》第 385 期 (2015 年 4 月)，頁 118-127。
- 馮明珠：〈序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收入 (宋) 謝枋得：《明解增和千家詩註 (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頁 4-9。

楊訥：〈“何來太子讀本”，讀《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檢自：

https://www.sohu.com/a/192873168_523187，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25 日。

楊照坤：〈珍貴古籍特展上的醫書亮點—彩繪本草〉，《中國國家圖書館》，檢自：

<http://www.nlc.cn/newhxjy/wjls/wjqcsy/wjd28q/d28qzpsx/201011/P020101124401189648149.pdf>

<http://www.nlc.cn> › newhxjy › wjls › wjqcsy，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趙萬里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 年）。

趙萬里、冀淑英主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下），收入《書目類編》，輯 114 冊 20，（臺北：成文書版社，1982 年），據 1959 年排印本影印。

趙錄綽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四卷》，收入《書目類編》輯 114 冊 21，（臺北：成文書版社，1982 年），據 1937 年 4 月排印本影印。

劉心明等編：《子海珍本編圖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

劉國威：〈《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和雲南阿吒力教有關的一部明代寫經〉，《故宮文物月刊》第 372 期（2014 年 3 月），頁 66-79。

閻初：〈《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出版緣起〉，《故宮文物月刊》第 324 期（2010 年 3 月），頁 6-7。

盧雪燕：〈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清內閣大庫藏書探源〉，收入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五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647-734。

盧雪燕：〈談所見故宮現存清內閣大庫遺書中的公藏印〉，《故宮文物月刊》第 429 期（2018 年 12 月），頁 78-87。

盧雪燕：〈朱欄玉楮—故宮典藏非宗教類明代內府寫本書籍〉，《故宮文物月刊》第 476 期（2022 年 11 月），頁 100-109。

謝玉玲〈序三《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出版機緣〉，收入（宋）謝枋得，《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珂羅版印刷合璧本附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頁14-17。

圖版出處

圖1（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卷一）之封面，明朱絲欄抄彩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09591。

圖2（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卷一）之夾箋，明朱絲欄抄彩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09591。

圖3（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卷一）之函套+書冊，明朱絲欄彩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09591。

圖4（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卷二）之首葉，明朱絲欄彩繪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卷二）（珂羅版印刷合璧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1。

圖5（明）張國維撰，《吳中水利全書》，明崇禎9-10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08962。

圖6（清）李光地撰，《大學舊本私記一卷》之卷首葉+「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小朱方+「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朱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00648。

圖7（明）解縉等撰，《永樂大典》（存卷二千八百〇八，卷二千八百〇九梅字）之內葉版心樣式，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13157。

圖8（宋）歐陽修撰，《歐陽文忠公集 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之卷首葉，明永樂間內府朱絲欄精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善003474。

圖9（明）劉文泰等奉敕編繪，《本草品匯精要》（殘卷）之內葉，明弘治18年抄彩繪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圖版來源：《書一有品格的數字古籍圖書館》<https://www.shuge.org/ebook/ben-cai-pin-hui-jing-yao/>，檢索日期：2022年6月9日。

圖10（宋）程頤傳，（宋）朱熹本義，《周易傳義十卷》之卷首葉，明正

統 12 年司禮監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殿 015933。

圖 11（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卷一）內葉「扎孔」之例，明朱絲欄彩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09591。

圖 12（明）解縉等撰，《永樂大典》（存卷二千九百四十八至卷二千九百五十五神字）內葉「扎孔」之例，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13159。

圖 13（元）脫脫等撰，《遼史存一百十卷》封面，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01913。

圖 14（明）鄭汝璧撰，《皇明帝后紀略》封面，明朱絲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善 002655。

圖 15 不著撰人，《省直土產便覽集要》封面與內葉，明朱墨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善 013164。

圖 16 不著撰人，《金籙御典文集不分卷》內葉，明內府朱絲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09589。

圖 17（宋）謝枋得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存一卷》之末葉補白，明朱絲欄寫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09591。

圖 18（傳）沈度寫，商喜繪，《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之經牌贊，明宣宗宣德 3 年寫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 000423。

圖 19（傳）沈度寫，商喜繪，《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內葉補白，明宣宗宣德 3 年寫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 000423。

圖 20（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內葉一八吉祥，明永樂 17 年泥金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 000307。

圖 2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內葉補白，明萬曆 38 年泥金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 000335。

圖 22（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內葉補白一雜寶，明萬曆 42 年泥金寫彩繪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 000336。

圖 23（元）發思巴述，莎南屹囉譯，《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之內葉，明正統 4 年泥金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 000412。

圖 24 不著撰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之內葉+經牌贊，明嘉靖 6 年彩繪本，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圖版來源：古籍書坊，〈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明《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注》〉，《壹讀：歷史、文化》，檢自：
<https://read01.com/NojNe8z.html#.YodNcHZByUk>，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圖 25 不著撰人，《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之封面+內葉+經牌贊，明嘉靖 22 年中宮皇后施寫，私人收藏，圖版來源，《藝狐在線》，檢自：<https://www.artfoxlive.com/product/682571.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6 月 9 日。

圖 26（明）解縉等撰，《古今列女傳存卷三》之內葉 2，明寫繪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來源，《書—有品格的數字古籍圖書館》，檢自：
<https://inf.news/zh-tw/culture/415cadf65a69e756fccc887bbbec1e88.html>，檢索日期 2022 年 6 月 10 日。

圖 27（宋），陸佃撰，《埤雅》，明內府彩繪本，卓克艺术网>拍卖频道> 西泠拍卖> 2020 年秋季拍卖会> 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明内府彩绘《埤雅》，檢自：
<http://www.zhuokearts.com/auction/art/30457299.s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12 月 3 日。

圖 28 不著撰人，《徐仙翰藻存二卷》之內葉，明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09592。